

父亲的日历牌(外一篇)

□ 刘大礼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新的一年,忽焉而至。小时候,每当墙上的日历牌只剩不多几页的时候,父亲便会到村里的供销社买回一个新的。日历牌的纸虽薄如蝉翼,可365张合在一起也是厚厚一本,每个月之间用不同颜色的彩纸相隔,所以老家人也叫它月份牌。

记得那些日历牌都是大红封皮,是一个胖小子抱着条大鲤鱼,写着“吉庆有余”之类的吉祥话,很是喜庆。崭新的日历牌挂到墙上,顿时就有了新年的气象。那时候对多数家庭来说,日历牌几乎必不可少。

日历牌有大有小,大的约有小32开那么小,小的也就是64开的样子,父亲一般会买大的那种。因为不光是为了翻看日期,它还有很多的用项,譬如在上面记事,撕下来可以当烟纸,里面还有很多有用的知识。日历牌越大,容纳的内容也就越多,花不了多少钱,却有很多实惠。

那时一般家庭几乎没有“闲书”,小孩接触不到课外读物,日历牌就成了最好的读物。身为教师,父亲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也很重视我们的学习。日历牌上不光记录着节日、节气,还会简要注明它们的由来和民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不光有生活常识,还有小笑话小故事;不光有农谚、成语,还有经典诗词。我刚开始认字,父亲就教我读上面的诗词,诸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以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类的。小小日历牌,简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

为了让我们多学多看日历牌上的知识,我家的日历牌不是过一天撕一张,而是钉到一个硬壳板上,挂在墙上伸手可及的地方,用绳拴个铁夹,一天翻一张夹起来。直到翻得烂唧唧的,父亲才肯把前面的撕下来罢烟。

父亲还喜欢在日历牌上记东西。比如哪天在谁家或谁来借了点什么,嘱托办什么事项,父亲都要记在上边;哪天要去走哪门亲戚,谁家有什么要事,则要用红笔做好标记。5个孩子,哪天是谁的生日,也都标记得清清楚楚。因此,到我们生日那天,总能吃

到卧有荷包蛋的生日面。

闲来无事的时候,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翻日历牌,看看是什么节气了,适合做什么,需要提前准备些啥。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父亲便提前找出瓜籽豆种,开始用铁锹翻院里的菜畦;芒种三天见麦茬,父亲就摘下墙上的镰刀,磨得锃亮;小寒大寒,杀猪过年,于是父亲张罗着磨豆腐、炸丸子、办年货……一年四季,父亲随着日历牌,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

似水流年中,我家的日历牌上,记录的是浓浓的乡情、满满的亲情、暖暖的岁月。斗转星移,年复一年,一本本厚厚的日历牌,镌刻下父亲勤劳、质朴、慈爱的痕迹。

年糕

中国人过年,是颇具讲究的。特别是那些传统的习俗,很有仪式感。

年的序幕,从腊八这天开始:“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嚼里嚼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大年三十熬一宿,初二初三满街走。”就像这首流传已久的民谣一样,满满的仪式感,说出的话和做下的事,无不饱含寓意。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南北西东的年俗不尽相同。而最为相通的,蒸年糕是其中之一。“年糕寓意稍玄深,白色如银黄色金。年岁盼高时时利,虔诚默祝望财临。”年糕,谐音“年高”。过年要吃年糕,寓意着“一年更比一年高”,表达了人们在新春之际,对于新的一年的美好期待与祝愿。所以,年糕就成为了中国人过年必不可少的面点。

年糕作为一种传统美食,当然不仅仅是过年才吃。它一般采用糯米制作而成,是一种黏性食物,按说其名应作黏糕。偏偏“黏”“年”正好谐音,而把它作为一种年节面点,美食兼具了美意,“年糕”之谓也是名正言顺。我生长于华北平原,家乡没有糯米,具有黏性的谷物只有黄米、黍子和干穗谷,但又种植极

少。所以过年的时候,黏质的年糕不像别的地方那么常见。但为了讨得“年高”这个“彩头”,年(黏)和高(糕)却一定会有的。只不过,人们往往将两种面点放到一起,也就有了“年高”之义了。

在我冀中的老家,过年的时候,人们通常会准备两样面食,一是黏窝窝,一是炉糕。黏窝窝,就是用黏米面加整个的红枣,捏成窝头蒸制而成,类似于黏糕的做法,但却不叫年糕。而炉糕,是华北一带的特色小吃。

记忆中,每当年的脚步迫近,母亲前脚蒸好黏窝窝,后脚便从案床底下掏出闲置许久的炉糕锅,用热水仔细地刷洗干净。炉糕锅用生铁铸成,锅体浑圆,中间凸出,周围一圈凹槽,底部有三条短腿。这种设计,一来可以防止面糊外溢,二来面糊流入凹槽会自然形成一圈厚边,折叠摆放时非常好看,可谓匠心独运。炉糕锅通体乌黑却油光锃亮,如出家人的光头,所以也叫它和尚锅。摊炉糕用的面叫米子面,用小米磨成。母亲将提前准备好的面倒入面盆,放上酵母加温水搅拌,和成稀软的糊状,然后放在热炕头发酵。等面糊有了气泡,再加入适量的碱水。打好碱后再加些温水,用筷子将面糊搅成稀粥状(也就是摊煎饼那样的面),料就预备好了。用三块半截砖在堂屋地上支起炉糕锅,下面点上棒槌。锅烧热了,母亲左手拿着根头上缠着棉花的筷子,从油碗里蘸点油,均匀地涂抹在锅底,右手用盛饭的长柄铁勺舀一勺面糊倒入锅中。因为面是稀糊状的,所以倒进去自然均匀。盖上锅盖,听到锅内“滋滋”作响时,锅盖缝隙冒出白烟并伴有米香,炉糕就熟了。出锅时就势对折,一个中间薄边加厚,形如半月,色泽金黄,口感松软,味道清香的炉糕,就做成了。

准备一个或长或圆的柳编筐箩,一边放上黏窝窝,一头放上炉糕,上面盖块白布防止风干,放到凉快屋里。整个年节,随吃随热。虽说黏是黏来糕是糕,但毕竟又有黏来又有糕,合在一起不就是黏糕(年高)么?

黏是黏,糕是糕,黏加糕便是黏糕,而年糕就是“年高”——一年更比一年高。要说这家乡人的智慧——高!实在是高!

布鞋

□ 耿 耿

小寒前后,田里的活已基本忙完,瞅一个晴好天气,母亲就开始浆布做鞋。先烧一镬子热水,加入面粉,不时地搅拌,就成了黏稠的浆糊。一箩筐或一蛇皮袋的边角布料是早就备好了的。然后就是使唤父亲或大哥二哥将大门卸下来铺在屋檐下,擦拭一遍后就开始往上糊布料。有时一层,有时覆上两三层,待大致干了后再揭下来晒到篾箩里。如是反复,一直到浆糊透了布料用完才收工,而这时的母亲也已累得“腰酸背折”。

在太阳底下晒至干透的那些裱糊起来的边角布料,看起来像一领草席,硬邦邦的,母亲很满意,但也只有她知道最后会纳成多少双鞋底。有一次吃完晚饭我正要撂下碗筷往外跑,母亲一把拉住了我,她要我赤脚站到一张马粪纸上,然后用我丢弃的半截铅笔沿着我的两只脚板勾勒出鞋样,一边笑骂道:又大了一码,一年撑破好几双。寒夜里一觉醒来,有时就看见母亲在床头就着昏黄的灯光纳鞋底。母亲生养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我是她的“末拖仔”,又正处“溪头卧剥莲蓬”的小儿无赖时候,所以她给我纳的鞋底总是最厚的。纳鞋底的线估计是好几股扭在一起的,一般总是留得很长,针也是最大的那种,她右手的中指还套着一枚粗陋的顶针,只见她先用针贴着头皮轻轻地抹几下,然后用顶针把针推进鞋底,抽线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呼呼的令人感觉很温暖的声音。有时大概是她坐的位置的关系,昏黄的灯光下她的影子会很大,会把我的脚底淹没,也使我睡梦更为香甜。

也确是三天不日上房揭瓦,两天不骂提拎甩棍,而且特别爱逞能,不消停,所以那时的我非常爱鞋,不是把鞋底磨穿了,就是把鞋帮撑裂了,或者就是几个脚趾头全露在外边。不过在那时的乡村,浑不愣的男孩子对鞋子的好坏乃至有无,好像并不怎样的在意,眼睛瞄着的,不外乎是谁跑得最快,谁上树最高。但母亲是留心着的,夜里总是最后才睡的她,会把条板上搁着的鞋子拎起来左右端详,该缝的缝,能补的补,实在是破鞋一双了的,就叹一口气,从柜子底下翻找出一双新的。而我往往是粗心的,第二天醒来后双脚往鞋里一伸,拔腿就往外跑。有时过了好久,才发觉脚上的那双布鞋是新的……

我读大学二年级的那个暑假过后不久(记得很清楚,暑假里的一天,家里来了好几个一起考上大学的中学同学,母亲笑意盈盈地忙着烧菜款待),母亲终因积劳成疾而过早离世。她走得突然,我未能送她最后一程。丧事结束后准备返校,父亲拿出三双全新的布鞋,说这是母亲最后留给我的。摩挲着厚实而又针脚绵密的鞋底,还有那缝得严严实实的鞋帮,我不由得潸然泪下,也只有在那时,以往有口无心的少年郎才真切地体会到了孟郊《游子吟》的深长意味。我知道母亲有一个只属于她的泥色的梦想,那就是等我大学毕业在城里工作并结婚后,她就来帮我带孩子,并要为蹒跚学步的孩子做好几双虎头布鞋。而我又是很幸运的,因为上边还有三个姐姐,在那些什么都很匮乏的年月里,每到寒暑假结束,她们来送我时,竟都是不约而同地从夹在腋下的包袱里拿出新做的布鞋塞进我的行囊里……在失去母亲并远离亲人的那些寻常岁月里,布鞋,就成了一种维系和牵挂。

我现在依然爱穿布鞋,这将是我一生的喜好之一,办公室和家里都备着几双,想穿时就穿,感觉既踏实沉稳,又能在不忘来处。

寒夜拥被好读书

□ 钱续坤

虽是寒冬时节,雪却将至未至,但是气温确实下降了一些,夜晚坐在陋室里,尽管也可以与先贤意接神交,与圣哲推心置腹,可是读书需要一种意境,需要一种情趣,需要静下心来来神不游离,心无旁骛;现在尽管有空调相伴,然而上半夜总是感到心浮气躁,始终无法像林清玄那样“以清静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因而也就无法叫人进入那种既空灵又绝妙的至臻境界。

不过,深夜是比较适宜读书的时段。此时,白日的喧嚣已经远遁,人世的纷纭不复存在,加上糟糠之妻已经酣睡,喜欢“夜游”的我,这时悄无声息地爬到床上,小心地捻亮床头的一盏台灯,取一个舒适的姿势,既可细品几句隽语,亦可慵读几页小书。显然,这种读书方式与林语堂先生所悟的读书之妙有所不同:“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西方谚语说:“一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书的方式因人而异,境界却殊途同归,诚如陆游老先生对此的精辟总结:“挑灯夜读书,油洒意未已;亦知夜既分,未忍舍之起。人生各有好,吾癖正如此。”

拥被所读的书是早选好的,整齐地摆放在一个特定的橱子里,有时甚至就安放在枕下,不必特意从书架上查取,也不必像平时那样,为某一主旨苦思冥想,为某一内容腹诽舌刮,或者为某一疑寝难食不安;现在只须用被子掩住半个身子,就着明亮的灯光,用心灵感应情节的跌宕,用睿智悟解人生的哲思。

有人说,临睡前不宜宜读小说,其故事情节高潮迭起如壮阔波澜,读到一半总意是不忍放下;也有人,临睡前不宜宜读诗歌,其意象迭出情绪激烈如哭泣呐喊,读到末句难免瞌睡全无。对此说法,我不敢苟同也不会迎合,因为我读小说,只规定两三个篇章,或者一口气读上三五页,然后毅然放下,蒙头便睡;我读诗歌,只读古典诗词,且偏向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人的山水田园诗,这样情绪便不会慷慨激昂,造成夜不能寐的尴尬境况。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随意地把书打开,没有目的地进行浏览;如果能够遇到几篇精美的散文,则会细嚼慢咽,直至获得一份安然的心境,直至你的心灵像杯子里的茶一般,丝丝缕缕地舒展开来。这种愉悦的体验,常常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京剧《空城计》中的那句经典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读着读着,要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觉得,胸间似乎有暖流在奔涌,脚底仿佛有热气在上升,这时仔细想想,哪里还会有什么“罗衾不耐五更寒”呢?反而倒从内心里深切地感受到“寒夜拥被好读书”——寒夜拥被,你会因气息如兰的一枕书香,享受一份温暖如春的心境,会在甜甜的梦里露出丝丝无忧无虑的微笑……



梅开又一春 曹明华 作

翻篇

□ 韦蔚

2022年的最后一天,我虽已“杨康”,但还不敢“热火朝天”地干家务活。在磨磨唧唧、慢慢吞吞地拖地板中,开始了我的翻篇。

我将家里屯了几天的几包垃圾拿到门外摆放整齐。

我跟物业经理通电话,请安排保洁阿姨相助,扔一下垃圾。这是我第二次求助了,我也再一次将两盒某品牌的幸运小甲虫巧克力放进了门口的牛奶箱里,并再一次恳求经理务必请保洁阿姨拿走。结果半个小时之后垃圾不见了,小甲虫还在。

近来我三次将小甲虫送入。第一次是发病前一天的深夜十点半,至今我都不知道是哪个物流公司的快递小哥,帮我将6大包围出版的散文集《灯下的呼吸》送进电梯。在开始这一切之前,在小哥从一辆小型厢式货车驾驶室下来时,我将两盒甲壳虫递给他,我说,给孩子吧,孩子都喜欢的。

路灯下,我看见已有些年纪的留着板刷头的小哥的眼睛,亮成了两弯明月。第二次我将小甲虫送给了顺丰小哥。也是晚上,小哥来电话,告知有快递,云柜放不下,放门卫那里了。我说,我阳了,怕风,能不能帮我送到家门口?小哥一口答应。我让小哥等我一会再上楼。我说我要给你两盒巧克力,我说让我先戴了手套把巧克力放在门边的牛奶箱里,你再上来吧,我说我不能传染给你。

小哥在电话里大声笑道:我也阳了,没关系!但是我不能要你的巧克力!

几分钟后,房门被敲响,小哥到了。尽管我已成了“阳人”,但是还是害怕与另一个“阳人”面对面。于是我向着一门之隔的小哥说,谢谢

你,辛苦了,请拿一下牛奶箱里的小甲虫吧!

小哥还是说不用。我脱口而出:“求求你了,今天正好圣诞节,请一定带走小甲虫,孩子会喜欢呢!祝全家圣诞节快乐!”

我看不见小哥的眼睛,但是我听见他回谢我的音节,声韵调都带着笑意。

2022年的最后一个午后,我给“流泪de天使”发信息,我说明天就是新年了,送给孩子两盒幸运小甲虫巧克力,放牛奶箱了。晚上下班回家记着取一下。祝福孩子2023年好运!

“天使”是我的对门邻居,儿子今夏就要中考了。在2023年元旦的晚九点,我打开沉睡了整整半个月的电脑。半个月前的那个深夜,当我鼠标点击“关机”图标的时候,我没想到会时隔半月,我才再一次按下开机键。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去想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在这下一秒来临之前,我们对于这即将来临的下一秒也并不在乎。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一秒钟算得了什么呢,手心里的一秒钟是何其多呢!更何况心里的一秒又一秒,大都平淡无奇,与上一秒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今天,我开始在乎起了下一秒。

午后,窗外又传来救护车鸣笛而过的声音。当时我正在看48号老宅群里的一个视频。我看到了最后,然后我在群里敲打了几行字:

在前后将近六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寒暑假之外,我差不多每个月两次,在这个车站进进出出。日子太快,恍若隔世。愿小伙伴们余生安好,想见的人早点去见,想看的山水早点去看,心心念念的事情,抓紧去做……

那个视频拍摄的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位于海盐县城海滨路和新桥路口的海盐汽车站。

那些年,我每月两次坐长途汽车,回家,回到母亲的怀抱中。

于是,我想着了下一秒。我想着,当我可以出门的时候,我首先要去做的会是什么呢。

没有答案。

因为虽然这下一秒一定会到来,但是我暂时还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姿态来临。

元月元日,我收到了无数的祝福,我也送出去了无数的祝福。我一次次地说着“翻篇”与“起航”。我知道仅是一“页”就够沉了,别说是一“篇”了。在这个寒冬,我不记得我的脸有多少次被滚烫的泪珠打湿过,春天还远着,翻篇谈何容易呢,起航谈何容易呢!

但是,我还是想一次次说翻篇,我还是想一次次说起航。毕竟,翻篇和起航,都是必须。

这个世界的分分秒秒时常平淡无奇,但这个世界也分分秒秒都在发生着奇迹。

有去而不返。

有死而复活。

新旧交替之际,我家5口人,在3座城市的4个屋顶下翻篇与起航。

全家还在阳着或者已经阳过了的有4人,唯一还没有阳的,竟然是在医院里住院即将满10周年的我的刚刚迈进98岁门槛的老母亲!

这真是一个奇迹。

在元月元日的深夜,我唯有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地感恩,我唯有深深地感谢陪护妹妹,深深地感谢医护人员,更深深地感谢,日光之上的那位终极拯救者。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那才是生命的奇迹,无价的翻篇啊!